

校园故事会

明清传奇

MING QING CHUANQI
GUSHI

故事

孙庆章 编写



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清传奇故事

孙庆章 编写

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一萍
美术编辑 倪基民
责任校对 郑玉昆
技术编辑 杨林炯

明清传奇故事

孙庆章 编写

黄全昌 插图 简毅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省新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25,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 7-5324-2440-5/I·1084(几) 定价:6.00元

内 容 提 要

传奇故事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故事生动，情节离奇见长，流传千古，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无奈它都是文言文，对小读者来说语言障碍不少。本书作者根据这一情况，从大量古籍中选取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明清时期的三十六篇故事，进行译编、改写。一本在手，既可领略古代传奇的风貌，又可增长知识，在思想上有所得益。

目 录

大闹申阳洞.....	1
翠翠.....	7
忏悔之梦.....	13
海天行.....	24
仙人渡.....	30
宝婺生的奇遇.....	34
剑侠.....	37
桃夭村.....	40
奇婚.....	44
壮士缚虎.....	49
村姬.....	51
蟋蟀郡.....	54
米芾佬.....	59
阿穉.....	63
青眉.....	73
秦吉了.....	84
瓢下贼.....	90
雅赚.....	93

父子神枪·····	99
恶钱·····	107
麻疯女·····	113
佟阿紫·····	124
谷慧儿·····	132
木孩童·····	139
古铁剑·····	146
驴化为履·····	151
蚌珠·····	155
智惩倭寇·····	163
公大将军延师·····	166
绝技镇凶僧·····	174
小王子·····	178
孙壮姑·····	182
女帅秦良玉·····	186
镖客金大权·····	193
金山寺医僧·····	198
因循岛·····	202

大闹申阳洞

陇西(今甘肃兰州市一带)有个名叫李德逢的武生，二十五岁了，擅长骑马射箭，并以胆大闻名乡里，但由于平日不务正业，所以乡亲们有点瞧不起他。

这一年，他去投靠远在广西桂州(今桂林市)的他父亲的一位当官朋友。一到那儿，谁知那位当官的世叔已经去世，因此流落在异乡回不了家。桂州一带多名山大川，李德逢自恃箭术超群，便以打猎为生，天天奔波在崇山峻岭之间，常常能打到许多猎物，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快快活活。

桂州有个钱大户，家财万贯，是全州的首富。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刚满十七岁，深受父母的溺爱，好似掌上明珠。平时钱小姐足不出户，即使亲戚邻居，也很少见到过她。

一天晚上，突然天昏地暗，风狂雨骤，钱小姐突然失踪不见了。

钱大户急得失魂落魄，又去报官，又去祈祷神明，又派人四出查访，结果如泥牛入海，消息全无。钱大户思女心切，当众言明：“有谁知道我女儿下落，愿给他一半家产，并把女儿许配给他。”虽是这么说，但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过了半年多，关

于钱小姐的踪迹，却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一天，李德逢带了弓箭去打猎，半道上遇见一只獐子，翻山越岭地紧追不舍，但一直没有逮住。这时天色晚了，林子一片迷蒙，他又迷了路，在山道上徘徊摸索，不知该从哪条道上走出去。

不一会，天全黑下来，黑黝黝的山林里传来老虎的吼叫和猿猴的悲啼，令人十分恐怖。到了一更天光景，德逢隐约看见前面山岗上矗立着一座古庙，便走了进去。这庙的香火早已颓败了，到处积着厚厚的尘土，墙倒壁坍，地上布满了鸟兽的脚印。德逢虽说也十分害怕，却又无可奈何，他随便找了间厢房稍微休息一下，以待天明。可他刚闭上眼睛，山门外突然远远传来吆喝开道的声音。德逢想：更深夜静，在这深山老林里，哪来的这个声音？他疑心是鬼神作祟，又害怕是劫道的强盗，就攀着柱子爬到了屋顶上，伏在屋梁间，窥探下面的动静。

不多一刻，有一伙人闯进庙来了，前面有两盏红灯笼引路，为首的戴着山字形的高帽，又用深红的手帕裹着头，腰里束着玉带，径直走到神案前坐下。随从的约有十多人，每人手里都有棍棒武器，一一排列在台阶下。仪仗虽是十分威严，但都长得猴儿模样。德逢明白是山里出的精怪，便悄悄取出腰间的箭，瞄准那位领头的，拉满弓用力一发，正中那怪物的背上，只听他狂叫一声，落荒而逃；小妖们也纷纷溃散奔逃，一时间作鸟兽散，都不知上了哪儿。随后，庙里便寂静下来，很久也听不到一丁半点儿声响。德逢实在太困倦了，坐下来随便

打了个盹。

东方露出微熹的曙色，德逢见神座旁点点血迹，从大门口逶迤洒开去，沿途不绝。他顺着血迹来到山南，这时约摸已走了四五里路光景，瞥见前面有个很大的山洞，血迹到了洞口便不见了。德逢沿着洞口踱来踱去，正在极力寻找下洞的办法，脚下的草根已被踩得又软又滑，一不留神，不觉失足掉进洞去。

这山洞竟是个万丈深坑，抬头只能看见巴掌大一块蓝天。德逢摸摸四壁，都是长满滑腻腻青苔的石壁，暗忖这次必死无疑，正在绝望之际，却又隐约觉得头上“呼啦啦”飞过来一群蝙蝠，便摸索着朝蝙蝠出没处走过去，却是一条隐在石缝中的小径，他走了进去，这条通道幽深昏暗，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一百多步路，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已到了一间石室。

石室上方题着“申阳之洞”四个大字，洞口有几个守门人，装束就和昨晚庙中所见的一样。守门人见了德逢，惊问：“你是什么人，怎么突然来到此地？”德逢弯腰深深作了个揖说：“我是凡间的百姓，一直住在桂州府，行医为生。今天因入山采药，一心贪多没有及时回家，不料失足掉在这里，触犯了诸位神仙的尊严，还望多多原谅。”守门人听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问他：“你既是行医的，能替人治病吗？”德逢说：“这是我的本份事。”守门人大喜，双手举到额上，叫道：“天啊！”德逢问他为何这般高兴，守门人说：“我们大王申阳侯，昨天因外出游玩，不料遭歹徒用暗箭射中，现正卧病在床，而你却突然来到，这不是老天有心恩赐神医来了吗？”说罢，连忙请德逢坐下歇

息片刻，自己则急忙进内报告去了。

不一会，守门人传出大王的命令，说他中了毒箭，病入骨髓，生命危在旦夕，请医生赶快进去妙手回春。德逢整饬了一下衣冠进了门，经过几重门庭，来到一间密室。室内陈设极其豪华，只见一只老猕猴，仰天躺在一张石床上，不停地发出痛苦呻吟之声。旁边围着三个绝色女子在服侍他。德逢假装替他诊了脉，抚摸着肿得像馒头的箭疮，说：“大王，没关系，我这儿有仙药，服了不但能够治病，还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今日咱们相遇，也算是前世有缘啊。”说罢，倒出袋里的药丸，叫他服下。

围在一旁的群妖听说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心痒痒也想耍，便团团围在德逢左右跪下说：“神医啊，今日有幸见到您，您既有仙丹让大王吃了长生不老，难道就不能让我们沾沾光也尝一点吗？”德逢连说：“有、有！”把带来的药丸全部分给他们，群妖踊跃争抢，唯恐迟了一步拿不到。原来这药丸用山里极毒之物炼成，用它来淬箭头射凶禽猛兽，无不见血而亡。过不多会儿，群妖果然全部中毒倒地，昏迷不醒。德逢见石壁上挂着柄宝剑，便取下将他们一一斩首，共取大小猴头三十六个。

德逢疑心三个女子也是妖孽，想一并除害。正要挥剑砍杀，三女一齐流着泪说：“我们都是人，不是妖怪，不幸被妖猴捉来，深陷在这暗无天日的山洞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今您为我们除了害，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将一切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德逢问了她们的姓名家址，得悉其中有一位就

是钱大户的女儿，另外两个也是邻近县里的良家女子。

德逢虽然除了群妖，却找不到出洞的路径，问了三个女子，也摇头说不知道，正忧愁之际，突然不知从哪儿来了几个老头儿，这些老头大都身披褐色毛衣，长着长长的胡须，尖尖的鸟嘴。他们推派了一个穿白毛衣的走到前面。随后一齐跪下施礼道：“壮士，我们都是老鼠精，很久以前便居住在这个地方，最近洞府却被妖猴霸占，因为力量悬殊不能取胜他们，只得躲避在别地，等候机会再想收拾他们。不料壮士已为我们报仇雪恨，荡灭了凶神恶煞，我们怎能不来谢您呢？”说着，众鼠精从衣袖里分别取出金银珠宝等礼物，放在德逢的面前。德逢疑心地问：“既然你们都有神通，为什么被他欺侮后，甘愿服输呢？”白鼠精说：“我等寿命只五百岁，而他却已活了八百岁，道行不如他深，所以不是他的对手。但我们居住此间，并不危害百姓，只待功德圆满以后，就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遨游；并不像他们那样抢劫财产和美女，干丧尽天良的坏事。今天也是他恶贯满盈，全族都被消灭，大概也是震怒了老天，借壮士之手来诛杀他们罢了。”德逢问：“这洞名叫‘申阳’，是什么意思？”白鼠精说：“十二生肖中猴子属申，所以借此作为这洞的名称。”德逢说：“此间既是你们故居，一定熟悉路径。我是个凡人，误陷洞中，只希望指引一条出洞的路，酬谢之物倒是用不着的。”白鼠精说：“这又有何难！请你闭上眼睛，不一刻就见分晓。”德逢听了，果然闭上了眼睛，耳畔只听见阵阵狂风暴雨般的声音。声音戛然而止，他睁眼一看，只见一只小水牛大的白鼠在前，几只猪一般肥壮的灰鼠跟在后面，四爪着地，

拱出了一个洞穴，直通外面的大路口。德逢带了三个女子出了洞，径直往钱大户家奔去。

钱大户见失踪多时的女儿终于回来了，又惊又喜，他不改前言，招赘了德逢为女婿。其余两个女子发送回原籍老家。

一天，德逢又来到原先的地方寻找洞口，但只见草深林密，远近一般景色，再也找不到旧时痕迹了。

(据瞿佑《剪灯新话》改写)



翠 翠

翠翠，本姓刘，淮安民间女子，从小聪明颖悟。她的同学金生，与翠翠同岁，也俊雅聪颖。同学们和他俩开玩笑，说：“你们年纪相同，天生的一对。”两人也确是默默相爱。

翠翠一年年长大了，不再上学。年满十六，父母就为她找婆家。翠翠一听就暗暗悲泣，不思茶饭。父母问她为啥这样，翠翠开始不肯吐露真情，最后才说：“嫁人只嫁西邻的金生，我已答应了他。若不能如愿，我只有一死，决不再嫁他人。”父母无奈，只得听从了她。但是，刘家富而金家穷，金生虽然聪明英俊，但两家门户很不相配。媒人到金家提亲，金家果然以穷为理由，推辞说不敢高攀。媒人说：“刘家小姐，非金生不嫁，她的父母也已同意。你家若以家贫为由而辞婚，只会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而失去这一段好姻缘啊。回去后我会告诉刘家说：‘金家公子虽然知书达礼，相貌超群，但出身贫寒，若要论起彩礼来，恐怕难以筹措。’刘家爱女心切，一定不会计较的。”既然如此，金家当然答应了。

媒人回到刘家复命，翠翠的父母果然说：“婚姻不论彩礼，我家只知挑个好女婿。但他家贫寒，女儿嫁过去一定过不惯，

不如把金公子招赘入门吧。”媒人又去金家传话，金家也很中意。不久，两家择吉完婚。结婚的一应费用，都由女家出资。金生过门和翠翠交拜天地后，夫妻鱼水之乐，真是难以形容。

没满一年，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攻陷了淮河两岸许多地方，翠翠在战乱中被张的部属李将军掳去。至正（元顺帝年号，公元1341——1368年）末年，张士诚据地更广，势力覆盖大江南北，并占了浙西，此刻才归顺朝廷，战乱始告平息，道路畅道，行旅无阻。

为了寻觅妻子下落，金生辞别两家父母，发誓找不着翠翠就不回乡里。他走到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则听说李将军在浙江绍兴带兵；到了绍兴，又听说已调防安丰（今安徽寿县）；金生又到安丰，李将军却又回到浙江湖州驻扎了。金生奔波于江淮之间，一路上栉风沐雨艰难跋涉，星移斗转，所带的路费眼看就要花尽，但寻访妻子的念头始终并未松懈。

金生早行露宿，四处求乞，挣扎着来到湖州。此时，李将军正在被重用，权势显赫，炙手可热。金生伫立在将军府门外，犹豫徘徊，耐心等待时机，可就是欲言不敢，进门无路。将军府的门官见他天天在外游转，十分诧异，便去问他。金生说：“小生是淮安府人氏，战乱以来，听说妹妹遗留在贵府，所以不远千里，到此只求见上一面。”门官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妹妹多大年纪，品貌如何？你得详细告诉我，才能判断你说话是否当真。”金生说：“小生姓刘，名金生。妹妹叫翠翠，识文断字。散失时，她才十七岁，推算下来，今年也有二十四岁了。”门官听说，道：“本府倒真有个刘氏，淮安人，她的年龄如同你

所说的，识字善诗，性情又通达贤慧，如今大受李将军的恩宠。你说的话不错，我为你进去通报，你先在此稍候吧。”说罢，进里报告去了。隔不多久，门官又出来，领金生进去见李将军。

李将军高踞厅上，金生恭敬行礼，又详细告诉事情的原委。李将军本行伍出身，听了深信不疑，立刻命小童进内去传呼翠翠。大厅之上，失散多年的恩爱夫妻泪眼相对，只能以兄妹之礼相见，除了问候父母外，翠翠不敢多说一句话。将军对金生说：“你既远道而来，一路风尘劳顿，可先在我家稍事休息，我再慢慢为你谋个差事。”随即命人取来一件新衣，让金生穿上。又在一间小书斋里铺上被褥，安顿金生先歇下。

第二天，将军对金生说：“你妹能识字，你也通书吗？”金生说：“我在乡下本是个读书人，凡经史子集约略都读过。”将军高兴地说：“我从小因家贫失学，乘乱而崛起，现正受到重用，追随我的人很多；府中宾客往来，书信文牍，都需有人作文字应酬，你就在我的门下作个书记官吧。”金生到底是个聪敏之人，性情温和，才能出众，投在将军门下，益发小心谨慎，上通下达，合府的人都很喜欢他；代书回简，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军如获至宝，待他十分优厚。

但是，金生终究是为寻妻而来，自从在大厅与翠翠见上一面以后，没有机缘再见。内宅深院和外界完全是隔绝的，即使想一表心曲，也终无机会可寻。光阴荏苒，过了数月，节令又到了西风乍起，白露为霜的初冬，该是换季的时候到了。金生独守空斋，彻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写成一首小诗，缝在一件衣衫的领子里，又送了小童一百个钱，说：“天气已经凉

了，我的衣衫单薄，请你把这件衣衫转交给我妹妹，让她替我拆洗缝补一下，不日用来御寒。”小童听了吩咐拿了衣衫进去。翠翠拆开衣领看见诗稿，十分伤感，暗中啜泣，也回赠一诗，缝在衣领里，托小童捎给金生。

金生读到翠翠的诗，知道她将以死来报答他，明白夫妻团聚已无指望，愈加抑郁寡欢，就一病不起。翠翠请求将军恩准，方能到金生床前问候，而此时金生已病入膏肓，药石无效了。翠翠用臂扶起金生，金生侧目凝视着翠翠，热泪盈眶，随后长叹一声，溘然而逝。翠翠抚尸痛哭了一番。将军可怜，命人把金生安葬在道场山麓。

翠翠送殡回来，当夜也得了病，并拒绝服药，躺在床上将近两个月。一天，她对将军说：“妾身弃家相从，已有八载光阴；流离外乡，举目无亲。只有一个哥哥，如今又已死去。这次我的病好不了了，乞望能把我葬在兄长墓侧，黄泉之下，也好有个依托，免得在异乡当了孤魂野鬼。”说罢，也悲惨地死去。将军按照她的遗愿，把她葬在金生墓的左侧，两座坟茔宛若东西两座小丘。

以后，朱元璋开国建立明朝，张士诚失败，将军也失了势。翠翠家旧时有个仆人，现在以商贩为业，路经湖州，经道场山下，看见有座朱漆大门的华宅，户外槐柳掩映，翠翠和金生正并肩站在大门口。看见旧时仆人，立刻高兴地招呼他进屋去坐，询问父母是否健在以及乡井旧事。仆人说：“娘子与郎君怎么住在这里的？”翠翠说：“先前兵乱时，我被李将军掳掠，金郎远道来寻，将军没有为难，放我俩回去，因此，我们就侨居在

这里了。”仆人说：“我马上要回淮安，娘子可否修书一封，以告慰父母二老。”翠翠留他住下，用当地土产香糯和鲫鱼煮成饭菜，还有好酒来款待他。最后，写了封信转交父母。

翠翠家中读到来信，十分高兴。她的父亲当即带了仆人租船南下，直奔湖州，至道场山下前日留宿仆人的地方，则见荒烟衰草，兔奔狐突，旧仆所讲的高门大宅，不过是东西两座坟丘罢了。

刘父正疑惑不解时，恰逢有个扶着锡杖的野僧经过，刘父上前施礼问讯。野僧说：“这里是已故李将军葬金生与翠翠的坟墓，哪有什么人居住啊？”刘父大吃一惊，急忙取出翠翠的家书来看，只有一张白纸罢了。

当时，李将军已被杀，无处打听两人死的详情。刘父哭于坟下，说：“你用家书赚我，令我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本来也想和我见上一面的吧。现在我已到，你却不现形踪，我与你生为父女，死也不能把我们隔绝啊；你若有灵性的话，就请出来一见，以冰释我心头的疑虑啊！”晚上，刘父就露宿在坟间。三更敲过，翠翠与金生双双跪拜在父亲面前，悲哀哭泣。刘父也掉泪抚问事情的经过，翠翠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刘父说：“我来此间，本想接你俩回家，以奉养我的天年。如今你俩却已离世，我只有把你俩遗骨迁葬到祖坟里去，才不枉我走这一遭啊。”翠翠又哭泣着说：“女儿生而不幸，不能侍奉父母二老；死亦无缘，不能归葬故里。但这里山川秀丽，草木繁茂，环境幽静恬适；若再迁移，反倒劳顿麻烦，我看也就算了吧。”说罢，抱住父亲大哭。刘父一下惊醒过来，方知是南柯一梦。